

談通訊寫作

艾治平 著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這是一本論文集，包括「通訊寫作的幾個問題」、「關於寫新人新事」、「關於學習羣衆的語言」等七篇。大都是作者自己在通訊寫作上的切身的體會，可供初學寫作者的參考。

4431

幣一千六百元

學 藝 術)

目 錄

通訊寫作的幾個問題·····	一
關於寫新人新事·····	八
集中和突出·····	一七
關於學習羣衆的語言·····	二二
談寫景·····	二六
對通俗化的一點理解·····	二九
怎樣才能具體和生動·····	三二
（附：一支鋼筆）·····	三三
後記·····	四一

通訊寫作的幾個問題

作者有了材料，就好比煮飯有了米，畫家有了『模特兒』。可是煮飯的人不都是巧媳婦，畫家的本領也不會完全一樣。所以，有的人畫張三，像李四，有的人畫李四，反而像張三。更糟糕的是，既不像張三也不像李四，結果真的成了『四不像』。寫作者也是這樣，大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不同，政治和文字修養不同，寫的東西自然也就有了好一些壞一些的分別。儘管如此，我自己從通訊寫作中却仍然體會到，要寫出比較好的稿子來，在寫作上值得大家共同注意的幾個基本問題總還是相同的。這就是：

第一、明確中心內容

一篇文章的中心內容，它如同人的『脊椎骨』，江水的泉源：一切從這裏出發，以此爲依歸；一切也都圍繞着它。所以，動筆之前首先要明確：這篇稿主要是想說明

什麼問題，想告訴讀者些什麼東西，要達到一個怎樣的目的。不然『無的放矢』，就會成爲毫無意義的事情了。同時也祇有在中心內容既經明確了之後，才有可能來安排材料：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應該要，哪些可以不要。比如要寫一個模範黨員，他的事蹟自然很多，他的優秀品質也決不僅僅表現在某一方面。如果我們不首先明確文章的中心，明確這篇稿子主要是來說明什麼，便往往會平鋪直敘，面面俱到，毫不突出，決無生色之處。可以這樣說，凡和中心內容（主題）關聯緊密的東西，即算爲重要的，即是你所需要的材料。其他不過是陪襯，像一朵紅花的綠葉，按照它和中心內容的親疏，來安排它們的位置就可以了。當然誰也不否認，一個模範黨員是樣樣帶頭，事事作骨幹的。然而當我們寫文章時，却不能不分主次，一骨腦兒全寫出來，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第二、寫人，寫『活』的人

要寫人，而且寫『活』的人；就因爲人是有思想感情和性格的，所以必須也要寫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但，這在我們的文藝通訊裏常常是作得不够的。比如寫一個英雄吧，你知道，從一個狹隘自私的農民，到成爲全心全意『捨己爲人』的戰鬥英

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一定經歷過了不斷的階級教育，火熱的考驗、鍛鍊，經歷過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鬥爭。這樣，如果我們着眼的僅僅是英雄在戰場上的如何『衝啊！』『殺啊！』最後來個『負傷不下火綫』，勝利完成任務，就結束了——這怎麼行呢？當然，事實上，我們的戰士個個都勇往直前，奮不顧身，這是沒有誰否認的。但，這樣寫，也祇作到了一半。其餘的一半呢？是英雄為什麼會這樣勇敢，什麼思想在支配着他？為什麼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他想到的不是個人，而是祖國、是人民？這，你都沒有寫。結果祇是：『五班長上去』，『六班長下來』，好像『勇敢』是天生的。因此，寫出來的人物也不會怎樣感動人。更可怕的是：人物形象模模糊糊，讀者看過後，對作者所描繪的人物，並未留下深刻的印象，當然也就不會覺得這個人物怎麼可愛了。用不着繁瑣地舉例，我覺得：魏巍同志的幾篇朝鮮通訊，特別是『誰是最可愛的人』和『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兩篇，描繪志願軍戰士們的思想感情很成功，是值得我們熟讀又熟讀的。

第三、『筆尖帶感情』

通訊在使讀者讀過後，引起共鳴，從而達到教育效果這一點上，和文學巨著是相

同的。通常有句俗話說：『看三國掉淚，替古人擔憂』。爲什麼會這樣呢？主要就是作者的愛憎深深的感動了讀者。如果作者對自己的人物沒有強烈的愛憎，熱烈的感情，那就一定會大大減低作品感染人的力量。

我們有一些通訊的本身——例如戰鬥故事——應該是感動讀者的吧，而結果往往不是這樣。有的甚至於寫得使讀者感覺『枯燥』得很。我想這其中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按：指作者們）注意的僅是人們的理智，而沒有注意到人們的情感。』（愛倫堡語）文章沒有感情，也難怪引不起讀者的興趣來了。在這裏，愛倫堡的另一段話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他說：『當一個年青人給他所歡喜的，他所愛戀着的少女寫信時，他就會感覺到她出現在自己的面前，並且盡量尋找那些足以打動她的心的那些話語和形象。』

緊跟着另一個問題又來了：所謂要寫出感情來，是不是祇要在文章裏多加一些形容詞就可以達到目的呢？比如當寫一個戰士的時候，多用些『英勇、頑強、果敢、機智』和『他睜大了憤怒的眼睛，像一陣風似的衝過去』之類的詞句就可以使文章『生動』、『活潑』、有了感情，或者是加上一段『幽美』的描寫，結果就會不枯燥了吧？這樣作是不會有多大用處的。因爲要使文章有感情，更重要的是通過真實的生活，把

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愛憎用最樸實的文字寫出來。讓讀者覺得你所寫的是一個活的人，活的事；是有感情的，是栩栩如生的；它，就在你的眼前！所以，僅靠多用幾個形容詞渲染、裝飾，其結果就像木偶一樣，不管外面多漂亮，到底讓人感覺仍然是死東西。

怎樣才能寫出人物的思想感情來呢？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要寫好，要寫成功，起碼你得和主人公的喜、怒、愛、憎是相同的。比如：我們的志願軍一看見美國空中強盜心裏就充滿無比的憤怒，而你在這裏對美國『物質文明』多少還有點崇拜（注意：是假設），這你怎麼能夠寫出戰士的感情來呢？又比如你是一個成天計較個人生活待遇，祇關心自己老婆孩子問題的人，可你又怎麼能夠理解我們戰士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忘掉個人的樂觀情緒呢？所以，能否寫出人物的思想、感情，決不能單純看成是一個寫作方法的問題。提高來說，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到羣衆中去，是沒有第二條道路的。也許，我們一時還不可能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那便應該儘可能多地去熟悉、去了解，作比較深入的採訪（這裏『採訪』的意義，是正如陳克寒同志說的：包括要訪問，要有多方面的配置、陪襯、對照——平日採集蘊蓄的材料——加以裝璜和點綴），逐步地使我們的思想感情和廣大勞動人民的

感情同一『脈搏』，同一『呼吸』，才能逐步地寫出人物的思想感情來。

第四、推敲、錘鍊和修改

稿子寫好了，還有一項頂重要的事，就是修改。

修改大體上分兩項，一是句子上的推敲：哪個字用得恰當，哪句話意思不明確，或者不完全；一是內容不妥當的地方，再作一番修飾和整頓。許多同志有這樣的毛病：稿子寫完就算了，修改嗎？那是編輯部的事情。這種認識是非常不正確的。人民日報記者田流同志有段很懇摯、很感動人的話，他說：『稿子送往編輯部，就像自己的孩子去串親、去上學，他要碰到許多朋友和老師，因此，我總要盡可能地使他乾淨些、整齊些、健康些。我總要把稿件抄得盡可能的清楚，連標點也不馬虎，就像孩子出門，要把手臉洗得乾乾淨淨，衣服穿得整整齊齊一樣。』其實修改的過程，正是提高的過程；不經過反覆的修改，是沒有辦法提高的。魯迅先生說：『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我們的古人千餘年前就已經這樣作了，他們『爲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曹雪芹的『紅樓夢』，據他自己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

娜·卡列尼娜』等也都改過好幾次。（在這一點上，通訊與文學巨著，也不會有兩樣。）由此可見修改對於完成一篇作品的重要了。俄國從前有一個老編輯家奧里明斯基說：『有篇文章，我記得好像是描寫梯威爾城的示威遊行似的。文末寫道：「在遊行的地方，曾來了地方警察，拘捕了八個遊行示威的人。」這種類似的句子是很普遍的。把它整個兒排印起來，是否需要呢？譬如「地方」二字，難道在梯威爾城來的警察不是當地的嗎？至於「警察」云云，除了警察以外，誰還可以捕人呢？最後「遊行示威的人」云云，自然不是母牛，也不是行路的人吧。所以留下排印的，僅是「八人被捕」，即祇是所需要的，其餘的統統刪掉了。』這個有趣的例子明白地告訴了我們：要使一篇通訊達到簡潔、清楚、明確、不累贅的地步，推敲、錘鍊和修改是多麼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呵。

關於寫新人新事

新人，不一定每個都是有名的英雄、模範；新事，也不必非是驚天動地的事情不可。新人新事，可以肯定，在我們飛躍前進着的祖國，每天都發生着。比如農村裏，農民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互助組，開展愛國豐產運動；工廠開展的『找竅門』增產節約運動；以及祖國每一條生產戰綫上在革命英雄主義的競賽中不斷湧現出的新人新事。大體上可以這樣說：凡通過這個人和他的活動不僅看到我們的今天，還能看見我們的明天；不但使你一個人愉快，還使千百萬羣衆預感到幸福的，就不妨稱之爲新人。這些人，具有優秀的品質。他們目光遠大，永遠向前。而所謂新事物就是：人們戰鬥生活中最先進的、向上的、振奮人心的事物，那怕是萌芽狀態的也必須算在內。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防止可能產生的某些偏差認識：如以爲『新』，便是帶有傳奇色彩的，甚至於是什麼荒誕不經的故事。另一方面，我們也常看到，有些作者把解放軍給老百姓收割半畝稻穀，或是小學生們在節日裏給解放軍叔叔寫封信等等，在今天

社會上到處皆是的事情，當作了新人新事來描寫。也有的，根本是一些身邊瑣事，毫無任何新鮮味兒，作者還在那裏津津樂道，大作文章。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這種原因：除了作者的嗅覺不銳敏，對當前的鬥爭，對國內國外發生的重大事件關心不夠，就是說嚴重的脫離了轟轟烈烈的鬥爭生活之外，還有什麼可解釋的呢？不可否認，新人新事必須常常靠作家、記者、通訊員在工作上，在生活中觀察體會，並從而發現它。在紀念我們偉大的祖國成立三周年的時候，各地報紙上登過不少屬於這個範疇之內的通訊，足供參考。另外，像谷峪的小說『新事新辦』，馬烽的短篇『結婚』，馬加的中篇『開不败的花朵』，白朗的『爲了幸福的明天』，都是寫的具有着時代意義的新人和他們創造出來的動人事蹟的作品。這些，對於作家和寫通訊報道的記者、通訊員選擇新人新事的主題來說，是會有所幫助的。

新人新事的題材，本身就是爲讀者們所歡迎的。不過寫起來却不會因此就會比其它文章容易些。直到今天，我們還時常看見有不少這樣的作者：他們總喜歡給自己筆下的新人物抹個『大花臉』。而這些人的『理論根據』却是：『人嘛，就難免有缺點。』結果，正是在這種錯誤思想支配下，一位介紹具有着全國意義的戰鬥英雄的作者竟把這位英雄的開小差（其實這是不真實的）渲染得有聲有色。自然，我們不否

認，在現實社會中的優秀人物仍會有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應該也必須肯定：對於英雄人物，這不是主要的、本質的；並且，它也決不是祖國人民理想與希望的象徵。馬林科夫同志說：『現實主義藝術的力量和意義就在於：它能夠而且必須發掘和表現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質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質，創造值得做別人的模範和效仿對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藝術形象。』如果一個英雄是『滿身瘡疤』的人，那又怎麼能『做別人的模範和效仿對象』呢？問題的主要關鍵還不在這裏，而是我們的新人物即使有缺點，也是完全可以在前進的道路上克服的，所以如果作者在這上面作文章，是不公允的；它同時也正說明了自己思想水平不高，還沒有窺測到新人物的精神力量。

我曾經寫過幾篇關於新人新事的稿，可是並沒有產生通常所說的『文章是自己的好』那樣的情緒。仔細想起來，倒不足為奇，因為這幾篇稿子實在不能令人滿意——連自己也在內。

並不是選取的材料不夠典型，還不能稱其為新人新事；也不是運用文字的能力限制了對於主題的發揮；而主要的原因我覺得却在於：

第一，對於自己筆下的人物——被我歌頌的英雄的思想感情理解不深。也就是說，我看見的祇是英雄的外在的流露：言談、舉止、行動、和由他敘述出來的自己的

事蹟，而沒有接觸到他們的心靈深處。我寫過一篇記述左目失明雙手殘廢的志願軍傷員曹文治同志的稿。論材料，盤生動。在採訪的時候，我聽得頗為動容。可是等到寫出來，登在報紙上，同志們看了，就沒有我當時那種激動的心情了。因此應該說，我並沒有完成——至少是沒有很好地完成一個作者的職責。

怎樣才能接觸到作品中主人翁的心靈深處呢？我覺得首先要我們的感情同新人物的一致。雖然這是困難的，但也得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大限度的一致。我們知道：一個演員如果對他（她）飾演的角色毫不喜歡，要深邃細緻、如實地表演出角色的思想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作者如果對他描寫的新人物愛得不够深，不够切，希望着把作品寫成功，那又怎麼可能呢？要愛得深，要愛得切，又要自自然然的。這是裝不得的。勉強裝出來，也不像。所以，不管寫的是文藝作品，是新聞通訊，要把新人新事寫好，就必須真實地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並且還得由衷地——不是裝模作樣的，熱愛他（她）們。

要解決以上的問題，除了加強思想意識的鍛鍊，使我們的思想提高，感情健康起來之外，當你發現了新人新事後，就要深入進去，不能滿足於表面上的『生動』。比如你所了解的材料是一個農民甘願把他的獨子送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綫，那末你就應該

考慮一下：這個農民爲什麼會這樣作？當他這樣作了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思想感情在支配着他？這種思想感情，又是怎樣產生的呢？專靠表面的觀察是不行的，還必須接觸到他（她）們的思想、感情、和品質。

第二，在寫新人新事的作品中，常有的一種缺點是：文章中的語言不是通過『新人』的行動表現出來的，而是藉作者的話說出來的。至少是作者強加於『新人』身上去的。當表現一個戰士勇敢的時候，作者總是愛用『保證完成任務』這一類的話來把人物當時的思想感情簡單化。當表現一個積極參加生產的青年團員的時候，除了和他（她）的愛人提出挑戰，或不當模範不結婚等等一類話之外，就再也沒有旁的了。當然不是說以上的話和事情不可能有。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話要通過人的感情、行動表現出來。不能認爲寫了這樣的話，作品就會感動人。

第三，一般說，在寫新人新事的時候，有不少人是喜歡借助於形容詞的。今天看起來，這實在不能解決多大問題。寫一個英雄的勇敢行爲，大都愛用『機智』、『靈活』的字眼；寫一個勞動模範，也非用上兩句『他有着高度的階級覺悟』之類的話不可。至於『機智』、『靈活』具體反映在一些什麼事情上？『高度的階級覺悟』實際的內容又是什麼？對不起，却被作者疏忽了。我國古典文學作品，在寫人物上，大都

是很成功的。『水滸傳』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所謂各有各的面目，聽起來似乎有點言過其實，但也正說明着作者的確寫出了人物的個性和特點。『紅樓夢』也是這樣，鳳姐還在簾子外邊，大家都猜到是她來了。拿目前的好作品講，自然也有很成功的。魏巍在『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這篇通訊中，寫了一個青年團員戴篤伯，寫了一個女文工團員，作者並沒有用多少漂亮的形容詞，但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戴篤伯和女文工團員却是具有多麼『勇敢』、『大胆』、『機智』、『活潑』和『樂觀』的朝氣蓬勃的形象——新的人的形象啊！所以我覺得，當用形容詞的時候，最好想着加些實際內容進去。你說他『勇敢』，勇敢在什麼地方呢？大胆、機智、活潑……莫不如此。空有一副骨骼，即令這副骨骼再好，也不會怎麼感動人。同時，作者還得賦予人物以血肉、靈魂、性格，以至於精神風貌，這樣的人物才是『活』的。

第四，我們在寫新人新事時另一個比較普遍存在的缺陷是，寫不出人物的內心活動來。出現在紙上的是他（她）們在工作、學習、戰鬥中……的種種模範行為。自然這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面，一個人的遠大理想，除了表現在他為爭取這個理想而積極忘我的工作上，却也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上，表現在他內心感情的流露上。『日日夜夜』中，在窩爾加河的渡船上，安娘曾對沙布洛夫說：『任何東西也不會有了……您

知道我有多大年紀？十八歲……我連什麼也沒見過。我夢想學習——也沒學習過。夢想到莫斯科，到各地去——哪裏也沒去過，我又夢想……『她催促了一下，又繼續說：『……夢想愛個男人，嫁個丈夫——連這點也沒有作到……所以我有時害怕，非常害怕，害怕忽然間這一切都不會有了。』這說明了什麼呢？難道它不是告訴了我們：安孃——偉大的蘇維埃的女兒的理想嗎？可是也正是這一段話，它向我們展開了安孃的內心世界。自然，在通訊上有一定的局限，就是說它不可能用大部篇幅來寫人物的內心活動。不過，如果處理得好，恰如其分，不但沒有壞處，它反而會增加讀者對新人的愛和理解，從而感受到這是一個親切的人。因此這樣的描寫，在通訊中，同樣是需要的，是可以適當採取的。

第五，我們也時常看到，不少寫新人新事的稿子過於『沉悶』、『單調』。比如在文化學習中湧現了不少模範，在荊江分洪的偉大水利建設中也有着大批的功臣，但有些寫新人新事的稿子祇能看到英雄模範的積極學習，或熱情的勞動過程；祇能看見他們過去的苦難，以及覺悟程度的如何提高。但在這樣的作品裏，我們却看不見新人們在如何地生活着；看不見他們對周圍事物的感受，富有風趣的說笑，和一些活潑的舉止。這些似乎都被宣佈為不合法了。像天氣的冷暖，是颶風，是下雨，陰天、晴